



緋寒櫻開花

緋寒櫻

● 值得大量種植 ●

呂福和

一般人都認為日本以櫻花著名，可是這種別名福建山櫻桃的台灣野櫻，原是我國特產，與日本文化毫無關聯。事實上，緋寒櫻與日本的富士櫻、吉野櫻或廣島櫻比較起來，無論在實用與美觀方面都占了上風。緋寒櫻生機旺盛，正代表我中華民國堅強不屈的精神，值得大事栽培，廣為種植！

緋寒櫻，這富有詩意的名字聽起來真誘人。的確，它在山林間容光煥發，是極美麗的野生樹木，又名山櫻桃或野櫻。學名 *Prunus campanulata*，英文名 *Taiwan cherry*。

這種台灣野櫻，也分布在中國大陸中南部，別名福建山櫻桃。

櫻，也稱櫻桃，與桃、李、梅、杏等同為薔薇科中的核果類。櫻花可供觀賞，有芳香味，是優良的蜜源，果子可食，木材硬度適中，用於彫刻，樹皮可供裝飾。

台灣既有這樣又美麗又實用的樹木，我們為何不大事提倡，廣為栽植呢？

是的，有識之士早就如此做了。霧社高農校長李少白先生，是一位喜愛栽花木的人，他在校園裡栽了數千株緋寒櫻，把全校美化了。

每年從陽曆的新年，到陰曆的元宵節，上千上萬的觀光客，湧進霧社農校，被那些櫻花吸迷住了。遊客看到一片廣大櫻花海，莫不噴噴稱美。

一天，遊客中有一個頗有地位的老先生，看見李校長帶領着學生，拿着鋤頭，正在種植這種櫻花樹。那位一知半解的老先生，突然對李校長說：「校長，你是一位有領導作用的教育家，請你不要種那代表日本文化的櫻花好不好。」

李校長微微一笑，他並不是第一次聽到這種意見。他很有涵養的同答說：「這種櫻花是台灣山林間土生土長的樹木，與日本文化無關，正像日本人提倡圍棋與茶道，我們豈因此就否認那是我國固有的文化麼？」

原籍福建的李校長又告訴他說：



緋寒櫻嫩葉

「緋寒櫻比日本的富士櫻、吉野櫻、廣島櫻更美，生長更旺，栽培更易，花期更長，結果更繁。僅僅我們農校栽種這樹，尚嫌不夠，希望台灣其他許多觀光地，森林遊樂區，也多多種植。」

這位老先生，聽了李校長有學術根據的理論，還不很相信。回去查閱了台大教授劉棠瑞著作的台灣木本植物圖誌以後，就心悅口服了。

現在，他的觀念已徹底的轉變，成為一個大聲疾呼，努力推動種植緋寒櫻的力行者，也是一個推廣緋寒櫻的義務宣傳員了。

距南投縣仁愛鄉鄉公所所在地霧社四公里，有一個山地村落，名叫春陽。春陽舊名「沙柯拉」，意思就是櫻花村，當年是天然野生櫻花最多的地方，因此得名。

那裡除了緋寒櫻，還有霧社櫻（學名 *Prunus taiwaniana*）和大平山櫻（學名 *Prunus tiansarisanensis*）。這三種櫻花，雖然外形很近似，



——士林園藝試驗場緋寒櫻採種母樹園

但在樹木專家眼中，是有顯明區別的。櫻花村春陽因過分開墾，櫻樹多被砍去，實在可惜。村裡的青年很多是霧社農校畢業生，看到他們家園附近的風景區，蘆山溫泉四周的傾陡山坡，土壤曝露，顯得瘡痍滿目。

他們現在已知道要多種櫻花，恢復舊觀，必能吸引更多遊客。觀光收益，可能遠比種甘薯和小米為多。這種坡地，按水土保持的觀點來說，最好也是種植樹木。

李校長鼓勵學生，協助美化仁愛鄉的環境。種植櫻花成活的，予以親切的贊揚，並贈送一幅李校長自己拍攝的霧社水庫放大照片。

他又鼓勵學生搜集校園中櫻桃種子，寄回山地家鄉去繁殖。他也協助電源保護站，在水庫四周大量種植櫻樹，保護堤岸。

李少白先生在霧社，默默地做了將近三十年的校長，種植了數千株山櫻。一面「樹木樹人」的匾額，掛在校長室裡，他是受之無愧了。

民國五十七年三月，在台灣舉行第十三屆國際蔗糖學會 (ISSCI)，參加的有三百七十三位各國糖業界代表。

其中有一位南非共和國糖業試驗所所長威爾遜博士 (Dr. T. Wilson)。他在開完會返國後，寫了一封信給台灣糖業時的協理劉淦芝博士，請他幫忙採集一些緋寒櫻種子和插枝。

他的信上說：『我早年研讀樹木學，得悉台灣原產之緋寒櫻十分美麗。開會時在當地植物園中見及，惟尚未開花，引以為憾。現在亟需獲得此櫻樹種子若干，或採剪插枝數枝，以供繁殖。』可見得我國這種櫻花，已引起國外學者的重視。

緋寒櫻與其他櫻花比較，頗有異趣，早為植物學家研究的對象。一八九九年，由我國雲南省輸入英倫，種在皇家植物園內。一九一五年，植物學家 Welson 氏引入美國。

當年日本植物學家在台灣，對這種櫻花的研究也很詳實。

緋寒野櫻，長在海拔五〇〇至二、五〇〇公尺山野，現已由人工大批繁殖，種在橫貫公路沿線風景區，如梨山、達見、谷關、太魯閣等地。

台北市附近的陽明山、烏來，以及阿里山、太平山、八仙山、大雪山、棲蘭山、木瓜山等森林游樂區，在伐木工人住宅附近，隨處可以見到這種野生櫻花。

交通部觀光局為提倡台灣觀光事業，編印一冊「台灣常見花木」，已將緋寒櫻列入，有圖有文，詳加說明。

觀光局經常舉辦觀光導遊人員訓練班，聘請樹木學者柳

榕教授講課。柳教授特別重視這種櫻花，他提醒導遊員在介紹台灣風光時，要毫不含糊的，強調這種櫻花是我國原產，與日本文化無關。

早在二十多年前，作者就在金門推廣造林。今年的植樹節，我以「金門之友」身分，送給金門一百二十三株緋寒櫻。

福建山櫻桃種在福建省的金門縣，真是名符其實的得其所哉。

我們有許多固有的好東西，因為傳布推廣未盡臻善，沒有發揮優點。像緋寒櫻未受國人注意，却被外國學者所器重，是個顯明的例子。

我有個新構想：希望我國政府把大量的緋寒櫻苗木或種子，贈送給我們友邦美國，請他們的駐華大使返國述職時帶回美京華盛頓，在林肯堂與華盛頓紀念碑前廣場上種植。

這樣，就不會被日本人贈送，種在傑弗遜紀念堂館前的富士櫻花專美了。我們的旅美華僑，看到了這些緋寒櫻，心中一定萬分欣慰，也會常常想起祖國的進步情形。



森林防火監視台 (張瑞卿)